



非凡人生

● (比利时) 亨利·勒德汉德勒 (李德汉) 口述 ● (比利时) 塞尔日·佩鲁 文字整理

李德汉传

# 非凡人生 李德汉传

- (比利时) 亨利·勒德汉德勒 (李德汉) 口述
- (比利时) 塞尔日·佩鲁 文字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凡人生: 李德汉传 / (比) 李德汉著. --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3

ISBN 978-7-119-08623-1

I. ①非… II. ①李… III. ①李德汉, H. — 自传 IV. ①K835.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353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3-8212

翻 译: 宫结实 张永昭 王 默 姜丽莉 何 丹

翻译审定: 宫结实

中文审定: 王传民

责任编辑: 杨春燕 杨 璐

装帧设计: 嘉信一丁

印刷监制: 冯 浩

**非凡人生——李德汉传**

(比利时) 亨利·勒德汉德勒(李德汉) 口述

(比利时) 塞尔日·佩鲁 文字整理

© 2013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人: 徐 步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1 0 0 037)

<http://www.flp.com.cn>

电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995852 (发行部)

(010) 68327750 (版权部) (010) 68996190 (编辑部)

印制: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 千字

装别: 平装

版次: 2014 年第 1 版 2014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19-08623-1

定价: 40.00 元

**献给所有令我存活的人  
以及所有我所热爱的人**

献给多迪、达尼埃尔、埃里克、贝内迪克特、诺埃密、纳唐、居里安、爱丽丝

## 序 言

塞尔日·佩鲁将我的谈话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而成书后我却突生疑窦：我是否应该把个人经历，我的苦痛、反叛、幻想、怀疑、失败、成功等等，公之于众？读者是否会认为我自吹自擂，给自己脸上贴金？我出生、成长在野蛮年代，从小好斗，而最后却明白了“不符合司法要求和客观实际的控告都是无效的<sup>①</sup>”。这是否会让读者错愕？如今，我生活无忧，却支持那些为了更加美好公正的世界而奋斗的人们。

我要对那些有以上疑问的读者说，“皮鞋的声响强过拖鞋的沉默<sup>②</sup>”。我要对他们说，就像我过去一直站在为幸福或自由斗争的人们那边，“当我听到世界某个角落被残害人民的呼号，我会一如既往地诅咒血染马腹的达官贵人<sup>③</sup>”。

我知道，每5秒钟就会有一位不满10岁的儿童饿死在

---

① 埃德加·莫林，《为了进入21世纪》，巴黎塞伊出版社，2004年。

② 马克斯·弗里希，《1946-1949年日记》，1950年。

③ 维克多·雨果，《秋叶集》，1831年。

地球的某个地方，数亿人营养不良，并饱受因此而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我知道，三四十亿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因此而受到各种疾病的摆布。可是我还知道，那些说“只须”的人其实并不了解问题所在。“只须”总是在夸夸其谈。

这些我都知道，可我并不气馁，我咆哮，我愤怒，我永远不能平息。然而我还知道，“只有充分认识并促其实现理想才有价值<sup>①</sup>”。所以我不停地帮助那些在战乱地区救死扶伤的无国界医生，那些与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作斗争的人们，那些反对霸权的人们，那些让世界更加公平公正的人们，那些相信艺术不专属于自称精英者或局限于商店的人们……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将目光转向新中国。那里的人民过去受到外国政府和本国制度的压迫，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克服种种现实困难和历史困扰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一切没有白费。

我的经历证明，“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国——其领土超过欧盟 27 国的总和，人口雄踞世界第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的巨变”，“她的觉醒导致 20 世纪形成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无可置辩的变化<sup>②</sup>”。即使道路还很长，还充满障碍，但中国已经使庞大的人口脱离了

---

① 大卫·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之孙），《为了四大自由的存在》，《解放报》言论栏目，2008年3月11日。

② 卡洛琳·普埃尔，《改变中国的30年》，巴黎，布歇-夏斯特尔出版社，2011年。

贫穷，这绝非一件小事。

正是因为亲身参与了这一绝无仅有的历程，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

在祥和的天空下，我找回了青年时代所怀有的希望，因为我终于明白：如果说乌托邦是荒谬无益的，那么只有实实在在的改变才是关键的、革命性的，因为它能将苦难变为幸福。

因此，我的词典里没有“退休”一词。我永不止息。

我现在要对子女们、亲爱的孙辈，以及重孙女说几句话。我对他们只有一个建议：重要的不是活多久，而是如何活着。有意义的人生就是传递自己的知识，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克服多大的困难，因为“与其不停地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微弱的烛光<sup>①</sup>”。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对黑暗说“不”的人。

亨利·勒德汉德勒  
(李德汉)

---

① 禅语。

# 前 言

1967年9月，友谊宾馆。

“友谊”来自俄文Droujba。这个建于北京的大型宾馆用于接待苏联专家。上世纪50年代，他们来到新中国，帮助他们的“同志”建设苏联式的社会。

60年代初，这种同志式的友谊搁浅了。中国不愿意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服从“高高在上”的权威，对苏联绝对忠诚。于是，两个兄弟般的国家关系恶化了，数千名苏联专家需要在24小时之内离开宾馆。他们随身带走了自己绘制的工厂草图。

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400位外国专家很快接替了苏联专家腾出的位置，他们也住进了友谊宾馆。他们主要是语言学家，受聘来中国弥补翻译和外语老师的不足。他们要么着迷于他们所知道的毛主义，要么欣赏这个新生国家的非斯大林实践，要么仅仅是被灿烂的中国文化所吸引。来自比利时的专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查尔斯·帕隆，他1968年荣获维克多·罗塞尔奖；女律师塞西尔·德拉，她与雅克·维尔



热斯共同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斗士们辩护；比利时法语电台电视台的休假记者马塞尔·克罗艾斯及妻子吉赛尔，后来她在布鲁塞尔开了一家中国古董和艺术品画廊；长篇小说作家莫妮卡·卡尼尔，她是法语教学的资深教师，在中国负责领导海外教学培训促进会的第一批工作任务；身兼作家、诗人、摄影家和超现实主义画家于一身的马塞尔·玛丽恩，他1965年离开中国；我本人是法国语言文学教师。

在友谊宾馆之外，还生活着一些“中国的老朋友”。他们大多数讲英语，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帮助中国人。其他一部分人以讲西班牙语为主，是本国专政体制的反对者。这批人主要在中国的大学、研究所以及新闻媒体工作。

1967年，中国陷入动荡。整个国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在国际舞台上几乎完全孤立。

一天下午，一辆大巴车将一些外国游客送进友谊宾馆，他们想会见自己的同胞。亨利·勒德汉德勒就是其中之一，他想见到自己的老朋友查尔斯·帕隆。我匆匆地见了他一面，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20世纪60年代末，我回到比利时后，开始与他交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促成比利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比利时介绍中国的历史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加强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各种交流。虽然我们的经历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我们的合作、友谊和相互信任越

来越坚固。以至于到后来，当亨利请我帮他撰写自传时，我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我们就合作问题达成的协议很简单：所有实质性的内容、事情的发展过程、对事件的观点完全属于亨利，并由他承担全部责任；至于形式，他赋予我完全的写作自由，但他要审查文字以避免出现任何模棱两可之处。

如今，我们两个都是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我们经历了多少戏剧性或发人深思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是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经历这些事情的。

在帮助亨利·勒德汉德勒撰写完全部自传后，我更加深信，没有记忆的民族就没有未来。我还相信，“先别急着给我们唱凯旋歌，战斗远没有结束，因为产生恶魔的肚子还在孕育<sup>①</sup>”。

最后，我必须转达亨利的寄语：即使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也永远不意味着彻底失败。每个人的身体内都蕴含着推动星球的力量。

塞尔日·佩鲁

---

<sup>①</sup> 贝尔托·布莱希特，《阿吐罗·乌伊发迹史》，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8年。

# 目 录

序 言

前 言

1	被藏匿的孩子·····	1
2	学徒与投身政治·····	18
3	犹太裔比利时人·····	22
4	从军营到国际书店·····	30
5	与中国的最初接触·····	36
6	在中国会见周恩来·····	43
7	成立比中友协·····	48
8	与比共领导的分歧·····	56
9	进入商界·····	61
10	经贸访华团·····	74

11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情局的试探·····	81
12	比中交流日益增多·····	92
13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邓小平·····	103
14	中国的大开放·····	116
15	以色列与中国，犹太人在中国的片断·····	125
16	我对文化情有独钟·····	134
17	比中经贸委员会·····	138
18	从记忆走向希望·····	142
19	与居伊·斯皮塔埃尔一起去新疆·····	151
20	总结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	162
	结束语 李克强（副）总理到我家做客·····	167

## 1. 被藏匿的孩子

在这战火纷飞的世纪  
人们惊讶地注目  
更加昏暗的不公星光  
我和他们一样愤怒  
相信黎明就在微亮处  
夜里的每一步都走向结束  
从黎明到迷离的黄昏  
我等待无边的幸福  
和摆脱锁链的爱情  
现实却并非如此  
她抛开幻想和乌托邦  
创造了别样的奇迹

路易·阿拉贡，《未完成的小说》，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56年。

1933年4月28日，我出生于布鲁塞尔马若兰区。这个贫困城区的居民精打细算、热情互助、仇视德国人、同情甚至帮助犹太人。我父亲名叫约伊纳·勒德汉德勒，1907年生于波兰拉多姆市。拉多姆位于“意第绪语区”的中心。在这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区域产生了犹太复国主义。《十字架报》记者阿兰·吉耶莫尔在他的著作《没有边界的国家——意第绪语区寻踪》中说，“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波兰及西乌克兰的众多城市的人口比重中占据30%—70%<sup>①</sup>”。30年代末，全世界母语为意第绪语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1100万。“意第绪语区滋养了中欧所有的文化：波兰文化、立陶宛文化、乌克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及匈牙利文化。这些文化的优秀代表，如马克·夏加尔、罗曼·加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柴姆·苏丁，都或多或少属于意第绪语区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欧洲文化的骄傲。”东欧犹太史专家亨利·明切勒斯指出，他们虽身为犹太人，但同时也是欧洲的、世界的、国际的<sup>②</sup>。

早在16世纪，就有众多犹太工匠定居在拉多姆这个当时重要的贸易枢纽。“勒德汉德勒”（Lederhandler）本意为“皮匠”，因此，很可能某位皮匠是以职业为姓。20世纪30年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愈演愈烈——据统计，仅拉多姆地区就有3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屠杀。但这些暴行被严密掩盖着，于是，意第绪语区像没入洋底的神秘大陆亚特兰蒂斯一样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业已消失的欧洲地区……意第绪语也差点儿消失，但这个粗犷、丰富、有活力、自成一种生活方式

① 阿兰·吉耶莫尔，《没有边界的国家——意第绪语区寻踪》，巴黎，清晨出版社，2010年。

② 《维尔纳，维尔诺，维尔纽斯，立陶宛的耶路撒冷》，巴黎，发现出版社，1993年。

的语言正在蓬勃地复兴。各种各样的创意说明，大家开始重新关注第绪语区的文化，而这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更多地存活于我们的精神历程中。

在 1925 年或 1926 年，我父亲离开波兰，来到比利时这个以中立闻名的国度。当时，大家都说这里很容易找到工作。我父亲来到埃诺地区的一个煤矿，并很快改行做了鞋匠。我的母亲叫妮卡·霍洛维奇，1909 年生于华沙。她和我父亲同一时期、出于同样的理由移民来到布鲁塞尔。

1926 年，他们相遇并结婚，定居在布鲁塞尔洗衣街 51 号。

因此，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我父亲受宗教影响较少，所以不戴小圆帽。他属于世俗犹太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热爱传统文化，有民主思想，既不涉足政治也不参与宗教活动。他是个非常外向的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完全融入了比利时社会。我母亲相对来说更加传统一些。在家里，我们不过犹太人传统的安息日。但是，赎罪日这一天，母亲会点亮蜡烛。重要的节日，我们会去犹太教堂。

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他叫莫里斯。我还有一个生于 1937 年的妹妹萨拉，和一个生于 1944 年的弟弟阿尔弗雷德。

我们曾经居住的房屋至今依然存留于马若兰区的中心地带。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禁不住心潮澎湃。顶楼的鸟笼一直是我心中的秘密。我父亲有一辆卡车，车库位于镜子街。他独自替人搬家，以改善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很强壮，我眼前至今还能浮现出他

将铁锅扛上四楼的画面。他还在布列斯街从事拳击运动。据说，他获得过布拉班特业余拳击冠军称号。我很为他自豪。我们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当他将卡车倒进车库时，我就坐在他的身边，并感到自己在长大。

四岁到五岁时，我在花匠街上幼儿园，而我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小学是我六岁到九岁就读的位于南方大街的第六小学。

我父亲是独自一人移民比利时的。他的兄弟们有的去了美国，我和这些叔叔伯伯很少联系。在祖父母、外祖父母辈中，我只认识波玛姥姥，她的小公寓位于网球广场旁边的一座楼的四层。由于父亲在我九岁时便不在人世了，我对他的记忆大多很模糊。

我母亲则是跟着一大家子来到比利时的：有她的姐妹、姑娘、婶妯、伯叔舅等。所有这些亲戚后来都被纳粹屠杀了。母亲非常通情达理，她出身低微，是管家理财的能手。她不识字，我和她用意第绪语交流。

我们的家庭非常和睦。可以说，我的童年非常幸福。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区，我都很快乐。我与小伙伴们一起在街道上玩耍。我们结成一个团体，有犹太人的，也有其他民族的；我们在南方火车站附近的田野里用木剑打斗。到了星期日，我们则会穿戴一新，父亲系上领带，戴上帽子。我们一家集体出游，和众多犹太家庭一样，一直走到坎布雷森林。



1939年，父亲买了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所以我们也经常去海滨胜地奥斯滕德度假。我至今还记得该市入口处迎接游人的花钟。1941年，父亲送给我一个踏板车，而母亲则送给我一双名贵的皮鞋。谁知我很快就弄坏了皮鞋，于是挨了一顿揍，我发疯似地将家里所有的皮鞋从阳台扔到大街上。我被“痛打”了一顿，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天天读《晚报》，但从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属于少言寡语的人。

我们和布鲁塞尔的所有家庭一样庆祝新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可以到波玛姥姥家住，她对我宠爱有加。

1941年，布鲁塞尔城市小学将我注册为小童子军成员。哥哥年龄比我大，所以参加了童子军。他所在的团体后来成为很有知名度的剧团“师范生剧社”……

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歌，那时我总是用布鲁塞尔方言叽哇乱唱：“快把魔鬼装进袋……歌声嘹亮不出来。”

一直到九岁，我的生活都还一切正常。然而，魔鬼很快就要从口袋中出来了！

接下来我要讲的绝对都是事实。我不想胡编乱造、任意虚构，我所讲述的都是我所能够回忆起来的。

1940年5月，战争爆发了。我那时七岁。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爆炸、警报嘶鸣、卡车和第一次逃难，以及不停的流亡。

恐怖迫近家门，父亲决定逃往英国。他准备好卡车，先去奥斯滕德。母亲的一个表兄在安德莱赫特区有家食品杂货店，所以